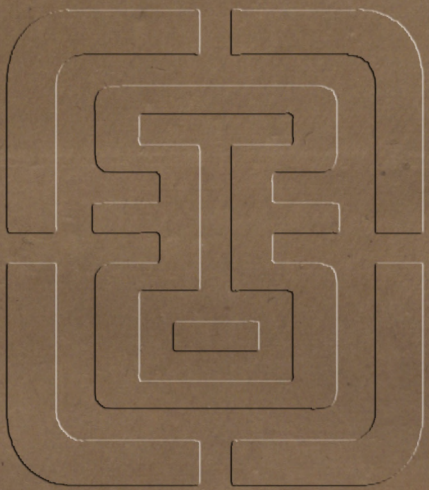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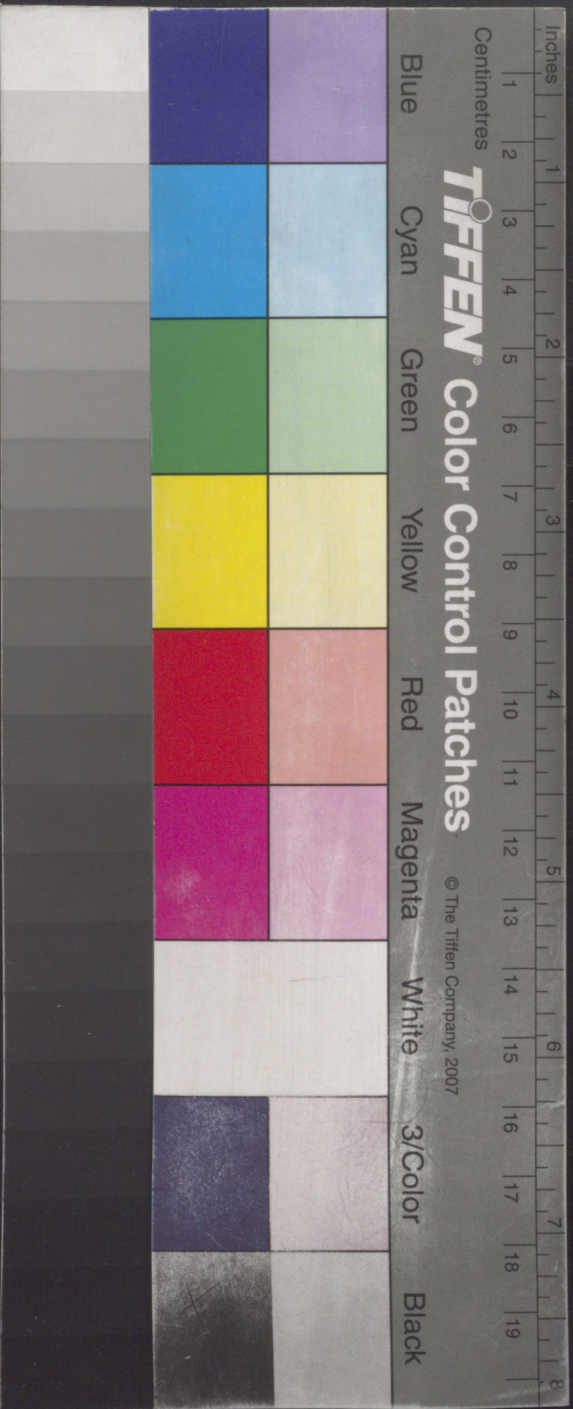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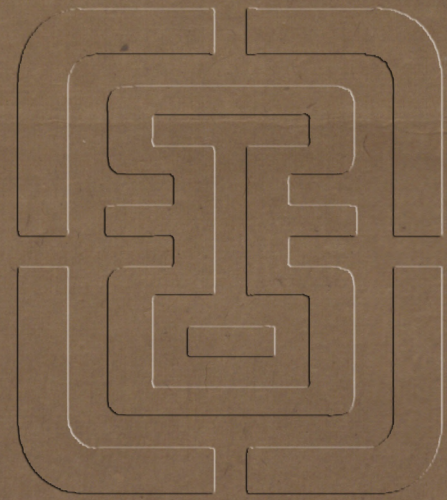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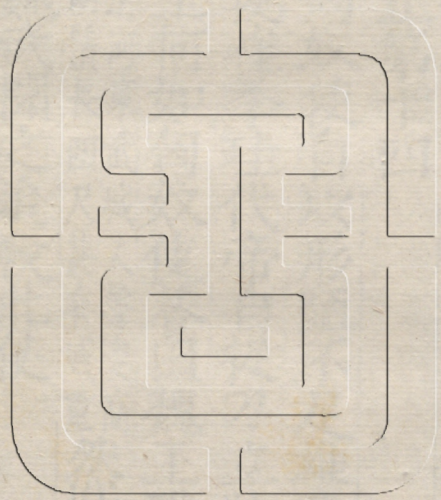
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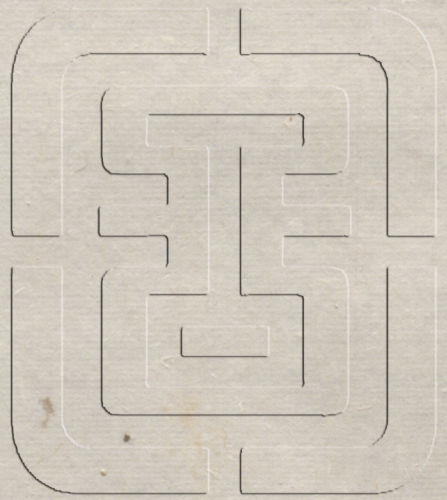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

三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

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揚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澆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任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且甚清炤視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曠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
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

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

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游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詰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李胤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還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

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韶亂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

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

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黜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

至新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人守衛靈鬼志謚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

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鬻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

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疑亮寢遺詔也中

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壺不許温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

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

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

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

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

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

與諸人詠謔音坐其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

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

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

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

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外對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

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温為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

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

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語林曰王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蒼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

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擊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

敬和王洽已見

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

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

止端

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

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

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

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

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

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

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

又義興水中有

蛟山中有漚跡

一作白額

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

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孔氏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
大敬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卽處也 乃自吳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

齊萬年反乃今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

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

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

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

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

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峰穎雖處鄙事

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

降神之曲成狀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

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

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

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

蓋明暗呈形則庸識

所甄也倫卽辟淵

崇真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

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會與少日周旋

郝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腹中護軍昶矜嚴有志

弱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旒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和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

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

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戴

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

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頓川庾爰之嘗以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

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

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可血而

致哀如是答曰棟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

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音撫琴

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如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轡不入尋甕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

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度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道傳曰法度道林

同學也。儁朗有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

理義道甚重之。人至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牙生輟弦於鍾

斷之，至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

太山，子期曰：善哉！平。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

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平。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斲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

足為之。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

心，蓋結余其亡矣。郤後十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二

時，俊又及死之日，責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

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

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

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

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温往反

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耳。王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

世說新語下卷

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牙生輟弦於鍾

推已外求良不虛也

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

心蓋結余其亡矣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

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

時可道公往臨殯

一慟幾絕

戴公見林法師墓

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

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

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

法師墓下詩序曰

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

石城山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文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督謝氏以

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離妻由是二

王在東閨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

法護

珣小

世說新語下卷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文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督謝氏以

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離妻由是二

王在東閨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

法護

珣小

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還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璠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思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

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椽桷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

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

諫羊氏譜曰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

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煒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爲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爲治護元性剛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藜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

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半嶺許聞上

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倫然曾不眄之籍乃粲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生謂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曾懷開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

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
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
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
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
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
於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肯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
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在乎得薪以
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
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漸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
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列傳曰山巨源爲吏部

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

口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導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弟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

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躓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

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入永和士卒廞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武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予弟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蘄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

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聘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

山志存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楊子曰蜀莊沈

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

孔愉別傳曰永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

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貶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條然而還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

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

退寡欲好游山澤間志存遁逸桓冲嘗至其家麟之

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請家君冲遂詣

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桓榻與冲言父使麟之

自持濁酒菊菜供賓冲較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土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

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

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起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

千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瘖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千里立精舍易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

已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

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達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

就

就

就

遂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裏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護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約瑣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郝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數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歿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

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

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漢書匈奴傳曰音寧元年呼韓邪單于求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懷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惟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鴈門
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
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許皇后及婕妤好對
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
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

中園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
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

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

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

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日父帝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
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
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

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

虞韞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韞既沒文皇帝敬
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鳥六年卒淮南
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
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
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難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

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
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
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
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

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荅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

所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
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固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貞順言謂辭令容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
謂婉婉功謂絲象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
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
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
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
視之乃釋然遣出望
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
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

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
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
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
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綉大將軍

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能及其官屬滅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冒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

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

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輩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

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

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又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

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

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

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然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

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矣家子有雋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孫之孫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

字淑文豐誅徒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

廣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

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

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

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

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

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

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擣臂責充曰刑定律令為

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

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

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

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

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柩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

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

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

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姊姒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

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

稱倫意倫封趙秀姓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

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

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巾

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

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困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由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加安東將軍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

知名舉孝廉

達未詳

投偃宿于時冰雪積日偃室如懸

磬而逵馬僕甚多偃母湛氏語偃曰汝但出外留客

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一髮

一作髮

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日去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

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偃迺

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琇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晉陽秋曰

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偃使交結勝已偃少為尋陽吏鄙

陽孝廉范遠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
薦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遠聞之歎息遠去侃追送
之遠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遠曰當相談致過
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
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非此
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
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堪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
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
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憐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
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叩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
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壑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
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宮著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温尚
明帝女南康長公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
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

而還奸記曰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
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
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開正辭甚
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

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
小字庾氏譜曰友

字惠彦司空冰第三子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
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子女幼徒跣求進闈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

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

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

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冲娶琅邪

王恬女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

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

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庾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

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

外孫也荅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為之妹

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

女名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

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室死則同宋鄭玄注曰穴謂墳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

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荅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

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州中逢桓南郡卜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

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

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

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廢而漢成哀之聞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皆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

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林語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癖傳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荅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鳥于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筆未墓中海內將亂璞投

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

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菑縣從事言到齊督郵言在菑上住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鬻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

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諺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頭拂棊妙踰於帝

典論常自叙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

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

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

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

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

杜陵人大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

陵宵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輓轡長緹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

之家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

孔氏志怪曰昂以寶劍付妻

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

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今詞書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

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

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

空廢

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曷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

文字志曰性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空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

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

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其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十好鼓琴服菖蒲非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宅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

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雋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其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博物志曰堯作

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

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持妙

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

仲堪眇目故也

但明

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空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中興書曰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夠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

德二 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 丘淵之文

章錄曰系字敬魯 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 人祖帳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

範之遷丹陽 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暘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翫 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 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廷憚之仕 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

卿恣情任性改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

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

晉之間有被髮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

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主何曾等深所

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空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

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醒婦人之言

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道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文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

伶大始
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

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性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

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故對

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大布犢鼻幘於中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

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幘也

阮步兵也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

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還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

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格斟

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

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

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顧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

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

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

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荅

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

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擺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其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起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暘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若平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椒芙蓉葦茨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

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卽時一椀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椀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

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鑿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

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

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策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麴事

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

周顛及朝士詰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
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
顛官詔持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嶠有雋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盡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莫不祇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

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

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絛覆之時峻

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淝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

郡奔會稽

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臨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

旌命所加必延俊又辟濛為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

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鵠鶴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伊已見

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哀尚叔也已見宋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

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
宣武

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

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樽蒲失數

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

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箸小帽既戲袁形勢呼

祖擲必盧維仁人齊料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

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

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

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去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歧村

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

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

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各大相忻待劉既

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

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封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空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

中與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頰頰風

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

雍州在內見有麋登

云阿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

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荅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還了無忤容為人言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内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荅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遠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
縲晉陽秋曰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同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管暑墟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任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荅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斬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

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吏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官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疑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

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

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云挽歌未詳

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鵠鶴袁山

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洽別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荅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

書云四海過客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

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官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

人街故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緇諷所生必於片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片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緇

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

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

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

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蓄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叔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為諫也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

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有不臣之迹故抑玄

為素宮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鳴

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歎戚之發未嘗不至鳴咽王歎曰靈寶故

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鬼生有奇耀宜自為天人宣武嫌其三字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恩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

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

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

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

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

世嘯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獻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獻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瑜三吳獻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獻反喪服獻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獻獻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巖岨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

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我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栝三人各自得也
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園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瞻聞康名
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
事而遂
諧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毋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

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安後
實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

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擇而還
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
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
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諧劉道真是其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

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諸人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
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
匡帝室所望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於二弟也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
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請和上和上解帶
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卜望之便

歛衿飾容時
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
中興書曰奕自吏部
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據
小字奕弟

也其妻王
氏已見 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憤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
謝氏譜曰萬取太
原王述女名荃 嘗箸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還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微之為參軍蓬首散帶

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甌焚孔子還朝曰傷人乎又問馬比死多少

荅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

語之無益故不荅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

萬猶苦要大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

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

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旣去

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情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温

敬情故爲超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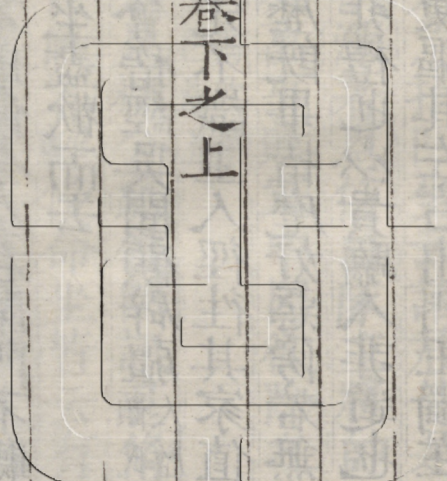
燕而王遊歷旣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

齒人儉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

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

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

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秦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秦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

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

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

命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柸酒

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顥穎川荀寓

溫顥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

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義陽鄒湛

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河南鄭翽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翽字思淵榮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蹇喫無官商或阨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壘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

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

少而狎焉同特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顥穎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甚河

南鄭思淵謂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嬰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誚諛實有典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挿牙齒眸子攝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踈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

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吉味弗嘗食栗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伊尹又王家永
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下隨務光
洗耳逃祿于歲流芳子欲為游說也則當如陳軫蒯
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
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澗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
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還不為於處士
進無望於三事而徒說曰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
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
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
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
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寒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俞子齊偶子
不如太原溫顛頰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詩南陽

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善喫無宮商或匪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鉛
或頭如巾壘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
並登天府夫砥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
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穿
之虎石間譏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
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
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涕流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駸駸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延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

陸玠已見

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

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

殷美已見

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

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

局曰何乃洵

吳人以冷為洵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垂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

空謂之寶器何邪

以戲周之無能

荅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

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顛好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

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

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

叙其搜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

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劉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林角

士元許文思

枕共語

許琛已見

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

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

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山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

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

充崇釋氏甚如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

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曰宙

勇邁終古終古往古

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

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

晉陽秋曰翼率眾入沔將謀伐

狄既至襄陽狄尚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水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

豫章殷美庾荅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

亦那得坐談

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

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文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

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荅

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

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荅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未正當動靜之

耳異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

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覆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

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

立之見

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及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

小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禕恭家庾大笑曰諸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

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朝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

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

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充二

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雕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
隅躍清池桓問媿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媿隅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祭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祭兮錦衾

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朝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

同閩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明簡

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

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此夷也習鑿齒襄陽人

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豹奴桓嗣小字

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

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一賢

郗司空拜北府

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
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頌亮子瞻
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人以汝家比

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

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父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在

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上說

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

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朝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

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郝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荅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剗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解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祕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

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收後為從長行過洛

陽車騎輜重甚眾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

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賦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戕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賦

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

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

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向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

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

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

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

食鷺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豪釐之差著符

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

衆讒而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朗大患之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世說新語卷之十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

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婦人閱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

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

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

齋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旄曰投魚深淵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

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

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

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

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

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

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劉參軍宜停讀書周

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慎之小字也老子

祖廣行桓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

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

史長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玄與殷仲文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

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去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

初如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大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

鹽之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

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

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

下公以識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

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

奕遜使啓鎮東徒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

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失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

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玉庾二公後來右

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

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陸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

雅尚體貌尊嚴莫有煤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謝款金昌亭詩叙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中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甲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失其字義耳

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去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

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

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弟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

榦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曰殄瘁也

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

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墻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愼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有大牛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掣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
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

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觸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

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毋氏

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
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詭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備悅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
清婉辭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
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收何物殆非真緒儻遇

風雲為我龍攬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
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

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
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吁將有匿術孫

縛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時人
昌蒲所收何物殆非真猪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
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
真猪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

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

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

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

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邠原別

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

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

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

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啓

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

同寮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

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

聆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

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膩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文度

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誌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

士不遜云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

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

得為復飲酒庾蘇裴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

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

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

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磨縵新

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

反曰得矣杜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牡

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

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

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

馬也既而馬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

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

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

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

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即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

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荅曰嶺南周弊唯有五萬蒲菜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

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病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

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少門不得為高士

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猷次女僧詔適殷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

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

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猷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

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還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相玄以宏為將玄敗寇相中

誅伏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郝重熙曰相王好事不

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咏之字興道琅邪人祖

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咏之歷永嘉太守正貞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

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

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

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

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

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王者曰何如王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王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

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讐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

異死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

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

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敦鑑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

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

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

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

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繼祿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數亮圖召峻王導十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

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

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神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還無計溫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遥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婿意荅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處門
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
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
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
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興二年嶠為劉
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

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疆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
父彰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
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怕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皆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曰支愍度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後有僮人來

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擇陽浮馨四濱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

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空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薛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

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

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

范雖實投栢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栢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興書曰初栢温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汪後為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温温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注曰數歲小兒喪注年經亂權察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温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暹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暹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

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

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

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玄已見

栢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峽長七百

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一聲淚沾裳

其母緣崖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

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

義遂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

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悉薙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僂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之曰

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

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温參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鍾鹿孟敏字叔

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

買甑何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

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王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

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

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

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

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

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相溫入朝殺之太宗即

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

斬刑詔原之徒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

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曾倡妓作新安人歌舞

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太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

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

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

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

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過至重而後

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

不見頭俄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

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

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

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
故嶠婦弟王齊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王隱晉書曰戎性至

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
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

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
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

嫗二人常以象牙籌畫夜筭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
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

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

昏明如子之言則遽瑗季札之徒皆
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

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
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

光熙初除鷹揚
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
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
曰李軌

輕身
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
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曰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
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

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

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

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

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

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

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

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

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
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

錦香囊寔處反走卽謂崇曰
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王石所未知作

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粘精澳金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

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鴛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鴛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

崇詔悉原之卽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謚曰驪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菹菹又牛

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

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

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未客至作白粥以投

之韭菹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

偏轆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駮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駟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極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膝踈助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箸曲閣重闥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

萬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秀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

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

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

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

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主大秦國有洲在張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

世說新語卷下之一
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
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
便生網日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
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
大者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軸

王武子被青移第北印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

過王官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外于時人多地貴齊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

埒時人號曰金溝

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

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

史記曰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

至以鑿牖語人

原憲以鑿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廕子太始

元年

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俗以

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世說新語卷下之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
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
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
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
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
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
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

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

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
是恬從祖兄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栢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

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
公問弟子

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

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

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

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
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

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

靈鬼志謠徵曰初相石民爲荊州鎮上時

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怵小字也

訖將乖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帟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關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荅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素悅有口才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

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

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

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

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粲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

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明

黨同與之聲播於朝野未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

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

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

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雅薦王珣於

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

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

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

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

尤悔第三十三

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問而成離隙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問共圍碁並

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

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

文太祖下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復欲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王將荅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荅

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

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却鄆令於

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曰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

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箸衣

幅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不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臨刑歎曰欲聞華亭

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鶴唳可復得乎人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野

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

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

亂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徽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端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

子面似羗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

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荅又

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

漪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既士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温未荅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廼

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

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汴明帝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柞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

人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

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紛遂至於此因為流

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并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不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於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

倉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

去溫氏譜曰嶠父禕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

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

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

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

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

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使至轉避之亮復密

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部

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不稱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

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

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佑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

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與言神明之智者哉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

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

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

曰既不能汰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相

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亦曰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潁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

世近所語亦不

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栢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天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

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栢冲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

少經軍鎮及為荆州閫符堅自出淮肥深以讓安自謂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

欲外示閒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朝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

敵果至方逆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在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栢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

人竺僧憇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二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

驕於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蓄云諱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司空杯涕曰臣父遭遇無

千數卒無一言遂救之

道創巨痛深無以仰荅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

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

蠶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蟬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

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蝟蟬也然此三物皆入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

致弊故謂讀爾雅不孰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按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

現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胡兒

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

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

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煥鬻魚蝦鱉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獻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

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

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鄴上五官將謂紹妻表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玉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

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別

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輟往嘯粲不明而神傷輟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賁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福隘以燕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

賈公闓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充字公闓言後必有充闓之異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即殺之見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

后無子甚憂愛慰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

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不能令賈后撫愛臣

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慙

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

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

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辭

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

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

妻以姨妹蒯天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

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瑯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

字德真南陽潁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髙行壽郭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

信可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信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

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

求之崇別館北山下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

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然使者已出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

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

堅石同曰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

堅石初建為馬翽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

謀誅倫事世收崇及親蕃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

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荅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潘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

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今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輿琨善聞就愷宿

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

荅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琨晉紀曰琨與兄輿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

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

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鈇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

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

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真使賊迎雖愨王家亦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

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釋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

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

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

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華王導

庾亮游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

彌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讎事亮曰正足舒

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吾所以積年不告汝

之故為物所疾加乎南將軍薨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益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

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脩載譙王子無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

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着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叙

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選通共悉脩齡兄弟豈容

不知法感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叅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義之後為郡申

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

望會稽便自逸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

失王者疲於課對義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測荅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

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固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

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

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而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

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

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

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下之下

終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
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
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
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爲善本晉人雅尚
清談唐初史臣脩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頗
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
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
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弁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
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
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

袁本初印謄字更多後刷者得略備技十之三四耳此亦
依宋本闕雖但宋槧已有訛字必手勘數過方稱善本也類谷
嘉慶甲戌二月得此本於玉峯書肆閏月從黃堯翁假得沈寶研校
本用朱筆過校凡七日長洲吳嘉泰肯生甫志于露凝書屋

世說新語校語

宋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目錄作德行一言語二皆平行卷

首款式如左 餘卷並同

世說新語上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德行第一

郭林宗 注

袁宏 宏作閑

雖清易挹也

也作耳

李元禮風格秀整 注

有文武雋才

雋作雋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 注

定陵陳穉叔

穉作鍾

後進之士 誤

分爲二提行起

陳太丘

持杖後從

後從作從後

注 鯤作緝

華歆

嚴若朝典

嚴作儼

管寧

提行起連下王朗爲一條

王朗

注

臘之明日爲祝歲

祝作初

王祥注 使祥晝視烏雀夜則趨鼠雀作爵趨作趁

王戎云注 嵇本姓溪溪作奚

王戎和嶠注 王隱晉書曰無由字

梁王趙王注 梁孝王形形作彤

王戎云太僕居在正始中居作君 理中清遠中作致

王安豐遭艱注 毀濬不形濬作瘠

王里父渾注 渾字長原有才望才作士

郝公注 翼為剡縣剡作郟

顧榮在洛陽注 乃割炙以噉之噉作啖

周鎮罷臨川郡注 鎮清約寡欲無鎮字

鄧攸注 以牛馬負妻子以叛叛作逃

王長豫丞相還臺及未行嘗不送至車後未行作行未

桓常侍注 父穎穎作顯 累遷散騎常侍脫常侍二字 以業

慈清淨 慈作滋 朗縣東二百里岬山中 無岬字

庾公注 卽復害其生生作主

謝太傅注 父治武昌太守治作洽

晉簡文注 意色不說說作悅 仁聞有智度聞作明

范宣注 人寧可使婦無暉耶暉作輝

王僕射注 既憂憾在貌憾作威

桓南郡注 鮑季禮禮作札 企生揮泣曰泣作涕

吳道助附子兄弟注 有貪泉泉作水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注 堯德末彰末作未 嶽並作岳 至今

不總也總作絕 孔文舉年十歲注 父宙泰世都尉世作山 輒引小者引作取

嘗與儀周旋乎儀作僕

孔文舉有二子注 偷那得行禮禮下有乎字

孔融被收注 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覆作毀 太祖收寘法焉

無實字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

依據者何經

經作因

注

祁奚爲

中軍尉

無尉字

爾衡

注乃今錄爲鼓吏

今作令

南郡龐士元

注

引士元爲軍帥中郎將

帥作師

但未遇耳

末

作未

劉公幹

注

使植隨侍太子

木作世

鍾毓

注

持此欲安歸乎

持作將

何平叔云

注

無所事任

任作仕

嵇中散

注

先君嘗謂之曰

嘗作常

雌鳴六

鳴作亦

鄧艾口

喫

喫作吃

嵇中散既被誅

注

其進止無不同

不同作固必

不慮家之有

無之

作人

晉武帝始登阼

注

字安字

字作世

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

物

下有之字

滿奮畏風

作琉璃屏

璃下有扇字屏下有風字

諸葛靚在吳

如斯

而已

下有矣字並作大字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注

父又北平將軍

又作父

樂令女

樂令既允朝望

允作處

中朝有小兒

注

故光武嘗謂景丹曰

光武下有皇帝二字

大

將軍反病瘡耳

反作返耳作耶

庾公造周伯仁

注

汝南賈泰淵通清操之士

無通李

伯仁將

祛舊風

祛作法

過江諸人

注

使稅之

稅作脫

君蓋歸之

蓋作盍

顧司空

注

吳郡

吳作陳

劉琨

注

以有殊勳

殊作異

乃知帝王自有貞也

貞作真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

坐作座

注

上問揚雄李尋對曰

無

李尋二字疊雄字

高坐道人 坐作座注同 注 尸黎密冢曰高坐 黎密冢作密黎

家

摯瞻 注 太守 作內史 故以此答敦 答作合 第五琦 琦作猗

佛圖澄 注 開棺無屍 屍作尸

陶公疾篤 注 劉弘鎮河南 河作江 臨書振腕 振作扼

張玄之 被親故泣 被作彼 不被親故不泣 不被作彼不 注

臥北首 北作床

顧悅 經霜彌茂 經作凌注同 彌作猶 臣蒲柳之質 蒲作榆

簡文入華林園 覺鳥獸禽魚 覺上有不字 注 莊周釣在濮

水 在作於 曰願以境內累莊子 無曰字 吾亦寧曳尾於塗

中 無於字

支道林 注 沈思道行冷然獨暢 行作術冷作行然作吟

羊秉 注 秉羣從父率禮相承 無父字

劉尹云 注 王微 微作微下同 王氏譜曰 無曰字

劉真長 就劉宿 無劉字

王右軍 注 衛商鞅諸庶孽子 無商字鞅下有衛字子下有也字

所著詩賦誄頌 誄作論

王中郎 注 祖東海太守丞 丞作承 於陵仲子 仲子作子仲

荀中郎 注 荀羨字全則 全作令

謝公云 注 怪怖其言 怪作驚 猶河漢而無極也 無也字

支公好鶴 注 鑿北阮山 北作地

晉武帝 注 玄答有辭致也 無也字

袁彥伯 注 魏中郎令煥 煥作渙

孫綽賦遂初 注 高柔字也 柔作崇

桓征西 目曰 目作因

王子敬 注 聞公哀 哀作喪

孝武 注 王混摘句 混作温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 注 摧榦竦條 摧作擢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注 重明秀有才會會作名

桓玄義興還後注 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丈作大無可字

桓玄既篡位 當時殊忤旨殊作絕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注 以罪伏誅無以罪二字 子修心守真

子上有君字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無卷字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無卷字

政事第三

賀太傅注 並歷美官美作吳

山公以器重朝望注 父曜寃句令寃作寃

賈充注 充起家為尙書遷廷尉充下有早知名三字尙書下有

郎字

山司徒注 性高朗而率至率下有烈字 累啓亮可為左丞相

非選官才相作初

王丞相注 網密刑峻峻作繁 少有悟者悟作迂

丞相嘗夏至石頭注 然三捉三治捉作投

陶公性檢厲注 又好督勸於人於作他

何驃騎作會稽 欲白斷常客無白字 若得門庭庭作亭注

山陰人也無也字 審字道真真作直

王劉與林公 應對玄言玄作共

王大 王大甚以為佳王作主大作人

殷仲堪 王東亭問曰問作謂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注 少而好問問作問

鄭玄欲注春秋傳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提行起

鍾會 既定定作見 便回急走回作面

何平叔注老子注 自然出拔過之自字上有然字

何晏注老子 但應諾諾遂不復注應下有之字無諾諾二字

裴成公注 為世名論論作檢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注 此書詎復須注無此字 太傅主簿作

太學博士

阮宣子 王裴弟子悉集悉上有皆字 注 鴻臚丞差有祿卿

常無食作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

衛玠始度江度作渡 注 言必入真真作冥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注 麝食柏而香食作得 豈惟蒸之使重

蒸作蒸下同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桓宣武語人曰無桓字

殷中軍見佛經云注 浮屠者屠作圖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注 公輸般為高雲梯無雲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注 動靜有為為作常

有北來道人 上人常是逆風家常作當

莊子逍遙篇注 歷太常護國將軍國作軍 尺鷃之起榆枋尺

作斥 則同於大通矣通作道

殷中軍浩浩作大字無也字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 便苦湯池鐵城苦作若

王逸少作會稽 卿欲見不欲作欣

三乘佛家滯義注 方便則止行六度止作上

許椽詢詢作大字無也字 及於法師並在會稽於作林 注

王脩小字也脩下有之字 流葵清舉葵作奔 熙乃歎曰無

乃字

殷謝諸人共集注 色閒則無空明色下有開字 則不能見彼

彼作色 謝有問殷無答問下有而字

殷中軍注 導則俱絕有相之流俱作爲

張憑舉孝廉 及同舉者共笑之無共字

支道林 謝顧謂諸人無謝字 曲終而招子貢無終字 善談

玄速速作遠

殷中軍孫安國 亦覺殊不及向 殊作絕

僧意在瓦官寺中 意謂王曰 意作便

殷中軍被廢 注 七覺之聲 聲作屬

殷荊州曾問遠公 注 誦鑿淹遠 誦作識 鐘 並作鍾案鐘鼓字

周禮亦並作鍾 王臨之女王字英彥 英彥作彥英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 第作弟 注 符堅 符作苻

文帝 漉菽以為汁 菽作豉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 注 故怡退 怡作恬

左太冲 注 遭人而問 問作問 武帝借其書二車 其作與二作

一作

劉伶 注 沛鄴人 鄴作郡 以宇宙為狹 狹作細 嘗與俗士相

悟 悟作迂 衢行無轍迹 轍作軌 行則操卮執瓢 行作止瓢

作觚 奮髯箕踞 箕作踞

習鑿齒 出為衡陽郡 衡作榮 注 不推吳楚也 也上有者字

孫興公云 注 作文大治 治作治

袁虎少貧 注 辭文藻拔 文作又

桓宣武北征 殊可觀 殊作絕

王孝伯 至其弟王睹戶前 睹作睹下同

桓玄嘗登江陵城 注 文多不盡載 無盡字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無卷字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無之上二字

方正第五

郭淮 注 淮在關中三十餘年 三作二

諸葛亮 注 穎川徐元直 穎作穎按作穎是也

夏侯玄 注 此人尤能以通家少年遇我 尤作猶 為今史責人

邪 今作令

夏侯泰初 注 無騫謬風 騫作蹇

高貴鄉公 注 昭垂涕問陳泰曰 涕作淚

和嶠 語嶠曰無日字 東官官作宮 注 文武之阼阼作祚

武帝語和嶠曰注 常山王王作主 况以天下之廣下作子廣

作屬

杜預拜鎮南將軍 羊穉舒穉作稚注同

晉武帝時 然得去然下有後字 注 晉紀紀作記

山公大兒 著短衿短字在著字上 注 雄有器識雄作雅

向雄注 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代 求作來代作伐

盧志注 見一顰顰作簪下同 然已見父手迹使獻歎無辭已

作由使作便歎作歎 為三日畢無為字 還見崔崔曰崔字

不重 府君見人人作之 盃盃作碗下同 鬼魅魅作媚 又

作充貌無貌字 甥甥作生

羊忱注 父繇車騎掾繇作疏

王太尉 庾卿之不置庾下有日字

元皇帝既登阼阼作祚 以阿帝旨無帝字

周叔治 奴好自愛奴上有好字

周伯仁 刀協刀作刁 注 勃海勃作渤 敗至江南敗死作

敗至江南為人殺死

明帝在西堂注 敦仗勇士路戎等仗作伏 因欲殺之因作伺

蘇峻注 三千餘家三作六

庾公臨去注 瓜衍之田田作縣 吾獲狄田田作土

蘇子高事平 仕人膾截耳任作任

梅頤注 少好學無好字 而求實進止求作才 頤弟陶無陶

字 及侃將蒞廣州及字下有令字

何次道 盛明之世盛作聖

孔君平 回謝之回作迴

孫興公注 太和和作尉

劉簡 嘗聽記記作訊 注 父挺挺作挺

阮光祿 既作阮 時為會稽為作索

羅君章 注 棗陽 棗作未

韓康伯 注 五大司馬 下有外戚莫盛焉五字

王文度 注 為桓公長史時 無時字 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

十一字宋本無

王子敬 注 歌者吹律 吹作次

太極殿始成 魏阼 阼作祚 注 縣橙上題之 橙作梯

王恭 注 彪 作彪

張玄 孰視 孰作熟

雅量第六

嵇中散 固不與 不作未 注 無以清潔王道 潔作絮

夏侯太初 衣服焦然 焦作燥 注 陪列於松柏下 柏下脫之

字

王戎為侍中 注 乃發口詔曰 詔作言

裴叔則 注 以相婚黨 相作楷

裴遐 遐正戲 無遐字 注 鎮壽陽 無鎮字

王夷甫與裴景聲 注 聞善人 善作喜 自謂理構多如 如作知

王丞相主簿 几案間事 几作机

祖士少 注 范陽道人 邈誤道 佔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

地字不重

許侍中 不得快孰 孰作熟

褚公於牽安令 沈充為縣令 無充字 欲食麩不 麩作餅 郗

鹽 郗作郗 字子房 房下有也字

庾太尉 注 三師敗績 三作正

王劭 注 必有入禍 入作大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 太傅神情方玉 玉作玉

桓公伏甲 晉阼存亡 阼作祚 注 弗能及 弗作莫 明公何

有有作須 命部左右 部作却

支道林還東 郗嘉賓 提行另起

謝公與人圍棋注 氏賊符堅氏作氏 十萬頭匹無匹字

王子猷子敬 不惶取屐屐作履

符堅游魂近境注 堅別三字無

王僧彌 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無故字 注 王珉謝玄珉

下有字僧彌車騎謂六字

王東亭 公甚欲其為人欲作敬

太元末注 至央星央作哭 太元末太作泰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注 嚴明有才略無有字

何晏注 而復私讐也復作後 勸嘏結交云無交字

晉武帝講武注 息役弭兵作息弭役兵 無所標明明作名

潘陽仲見王敦 與酒同潦潦作僚 雄勇好騎射雄作椎 豪

傑傑作桀 勒手不能書勒下有字能作知

衛玠年五歲注 傳嘏極貴重之傳作傅

張季鷹注 翰以疾歸府府作榮

王平子 志大其量其作無

王大將軍始下注 父淮冀州刺史無淮字

王大將軍既亡 必興感惻感作愍 注 以父名會無以字

武昌孟嘉注 子孫家焉孫作因

戴安道 王長史見之無王字

王仲祖 殊有確然之志殊作絕確作確

桓公將伐蜀 三峽未易可克克作剋 注 縣軍深入縣作懸

郗超與謝玄 氏人也氏作氏 健健作健

韓康伯與謝玄注 續晉陽秋續作續

郗超與傅瑗周旋注 在光祿大夫在作左

車胤父注 夏月則練囊練作練

賞譽第八 按宋本中之上至識鑒第七止此篇題世說新

語中之下第八下無上字

陳仲舉嘗歎曰 嘗作常 注同

謝子微 注 召功曹 召作辟

公孫度 注 避地遼東 地作世

王濬冲裴叔則 注 鐘會異之 鐘作鍾

王戎目山巨源 注 而其器亦入道 其器作置然

山公舉阮咸 注 為散騎侍郎 無侍字

王戎目阮文業 注 河清太守 河清作清河

王戎云太尉 注 當可活不 不作否

王汝南 注 少所優潤 闕作調 加博措閑雅 博作舉

張華見褚陶 注 作鷗鳥水碓二賦 碓作確 吳歸命世祖 無祖

字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 陸士衡士龍 無士衡二字 注 容貌

瓌偉 瓌作瓌

衛伯玉 注 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天下有也字

王大尉 大尉 大作太

王夷甫 注 吾等皆煩 煩下有也字

太傅府 凝而禦之 凝作疑 注 邈清才也 無也字

中之上止此 宋本連林下諸賢以下為一卷

林下諸賢 注 劉漢 漢作謨

太傅東海王 注 貞淑平粹 貞作真 十年日幼學明 日作曰

謝幼輿曰 注 太始初到洛下 下作不 會秋泉 秋作狄 後胡

當入洛 胡作明

劉琨稱祖車騎 注 虞預晉書曰 書上無晉字 遜字士樾 遜上

有祖字 則中宵起坐 則作或 天未欲滅寇 無欲字

王大將軍 殊未有得 殊作絕

下令目叔向 注 叔向羊舌盼也 向下有乃字盼作盼

王敦為大將軍 注 當復絕倒 倒下有矣字

王平子 注 微 作微

王丞相云注 距戰距作拒 不宜往拜無往字

王丞相招祖約 頭鬢未理亦小倦亦上有體字

王大將軍 殊為陵遲殊作絕下同 注 年二十有七七下有

矣字

世目揚朗注 淮作準 仲作伸

庾公為護軍注 有似解署署作舍

何次道注 字建寧寧作長

杜弘治注 丹陽陽作揚

世目杜弘治注 清標令上也上作止

有人目杜弘治注 標解甚清解作鮮 盛德之風盛上有非字

蕭中郎孫丞公丞作承

會稽孔沈傑作傑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注 篤義穆族族作親 不修小潔潔作絮

林公謂王右軍云無云字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注 共語至瞑瞑作眼 欽其盛名欽作知

桓宣武表云注 入贊百揆贊作論

世目謝尚注 招悟令上也招作昭

王劉聽林公講注 濛云聽講無云字

許玄度注 稽叔夜稽作稽

簡文云至故有局陳為一則初字提行起 注 慕容晉晉作

俊 乃分僧衆乃作仍 上勝可投上字上有則字 法汰以

十二卒作法汰以十五年卒

劉尹先推謝鎮西 謝後雅重劉無後字

人問王長史 江鄰鄰作鄰

簡文云劉尹注 打打作打

吳四姓舊目云目作目

謝車騎問謝公注 况真長子子作乎

謝公領中書監 向見阿瓜瓜作苾注同 正是使人不能已是

作自注 王詢 詢作珣

王子敬注 弘雅有氣氣作器

王恭注 而慮弗見令令作用

司馬太傅注 沈烈沈作亢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注 劉叔叔作淑 朱寓寓作寘 劉佑佑作祐

龐士元至吳 或問如所自為勝耶自作目 注 周瑜領南郡

領上有因字 琮字子黃黃作璜

顧劭 覽倚仗之要害仗作伏

諸葛瑾弟亮注 時人謂諸葛因為氏謂下有之字因下有以字

後有當不下有得失二字

冀州刺史楊淮 淮作準注同 納作訥 叢作篔

劉令言始入洛注 不能虧損能作以

王夷甫云閻丘冲注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注 江左名士博博作傳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注 若斯傲狠傲作傲 口言不然也宋

本作此字

王丞相二弟 敝作敝

宋禕注 未詳宋禕作來禕未詳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 然曠澹處作曠然澹處

郗司空家有僮奴注 簡私暱罕交遊無私罕二字

時人共論晉武帝注 必舉朝會之不可會作謂

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 由清易令達作清令易達

桓大司馬下都注 克復舊京克作剋

桓公問孔西陽 故乃勝也無乃字

謝公與時賢共賞注 字茂重重作會 未之達也之作知

謝萬壽春敗後 失士卒情無士字 注 失士衆之為為作和

便向還南向作回

劉尹謂謝仁祖曰注非奔走也也作耶

王右軍問許玄度注何如安石石作萬

謝公云金谷中注魚池土窟土作土

孫興公許玄度注俱與負俗之談與作有

袁彥伯為吏部郎注郝嘉賓郝作郝

王子猷子敬兄弟注歸成都後居貧居作苦

王孝伯道謝公注王孝伯問謝公提行起

桓玄為太傅注何如卿第七叔第作弟

規箴第十

京房與漢元帝注今治也亂也上也作邪遂以房為東郡東

作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注不敢加誅也不上有故事

何宴鄧颺注頃夢青蠅無頃字鷓鴣無鷓字食桑椹食下

有其字位重山岳山作東見不談也下有未幾晏颺皆伏

誅七字 大網羅網羅作羅網 永寧曠中懷寧作言

王夷甫婦注高尚人尚作平

郗太尉晚節注詣丞相丞相翹須丞相字不重

蘇峻東征沈充注將至吳密勅左右密上有峻字斬首於

京都於作送字功高功作公

小庾在荊州注時若有斯言無時字

王右軍與王敬仁注議更克克作剋

王大語東亭卿注民有儁才民作珉並有名聲出珣右名下

有而字

遠公在廬山中注遂託空塵無遂字

捷悟第十一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注存其父尸曰存作祇

夙惠第十二

何晏七歲注其時泰宜祿泰作秦

韓康伯數歲 兒云已足 兒作乃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 無注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疎率 朗下有性字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 輒作輒

晉明帝欲起池臺 好養武士 作好武養士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 處作更

庾穉恭 注 然後議其所任耳 無耳字 雅有三志每以門第威

重三作大威作盛 直指魏趙軍 魏趙作趙魏

陳林道在西岸 注 年一十有六一作二

世說新語中之下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無卷字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 注 魏□曰□作志

裴令公目王安豐 注 目甚清炤 炤作照

有人詣王太尉 注 仕至修武令 令上有縣字

石頭事故 求救陶公 四字無

庾太尉 使吏 使作佐 因便據胡床 因作自

劉尹道桓公 注 皆祿胙不終 胙作祚

王敬倫 注 持儀操也 無操字

王長史 步入尚書著公服 書下有省字無着公服三字

簡文作相 自然湛若神君 無然字 舉止端詳 端作安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 乃自吳 自作入

戴淵少時 注 狀見處士戴淵 狀作伏

企羨第十六

王右軍 注 太原孫丞公等 無丞字

傷逝第十七

孫子荆注 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曰上有聞之二字令

下有王字

顧彥先 張季膺膺作鷹

庾文康注 靈口志口作思

支道林喪法虔虔作處注同

郝嘉賓喪注 超年四十一一作二

王子猶子敬 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子敬二字不重

樓逸第十八

阮步兵注 論五帝三王之義王作皇

孔車騎 游散名山名山作山石

南陽劉麟之 緣道以乞窮乏乞下有氣字 注 去道近近上

有斥字

南陽翟道淵注 徵國子博士徵上有湯字

孟萬年注 絕人間之事間作好

康僧淵在豫章 加已處之怡然無已字

郗超 故不果遺無遺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注 嬰母見之見作諫

漢元帝注 單于求朝求作來 昭君恚怒之之作久

趙母 其况惡乎無其字 注 以諫作列女傳解無以字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注 回違不定定作走 允有正情正作主

王經注 笑而謂曰笑作哭 于寶于作干

山公與嵇阮 君才致殊不如無致字

賈充前婦注 且郭槐彊狠狠作很

陶公少有大志注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丹下有吳楊武將軍

五字無女字

陶公少時 鯁作鮮注同 注 常有飲限作飲常有限

庾玉臺注 請溫有宥請作訴

王右軍郗夫人 傾筐倒屣 屣作履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律 鐘鼓金石絲竹 鐘作鍾 注 既鑄律管 管上

有之字

王武子 注 武帝問杜預 無杜字

晉明帝 注 青鳥子 鳥作烏

郭景純 注 永嘉中 申作末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 妝作牀 注 典論常自敍曰 常作

帝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 注 愷之圖寫特妙 無之字

寵禮第二十二

王珣郗超 超爲人多須珣狀短小 須作髯狀上有形字

任誕第二十三

阮籍遭母喪 注 加性仁孝 加作天

劉伶恆縱酒 恆作常

阮公鄰家婦 注 往哭盡哀而去 哭下有之字

阮籍當葬母 直言窮矣 言作云

阮仲容步兵 詣阮庭中 詣作諸

阮步兵喪母 注 若無人 勞作傍 若裴公之制弔 制作致

阮渾長成 注 竹林諸賢之風 雖高 風作風

阮仲容 既發定將去 定作迺

阮宣子常步行 注 脩性簡仕 仕作任

山季倫 注 菱茨覆水 茨作茨

張季鷹 獨不爲身後名耶 無獨字

溫公喜慢語 溫發口鄙穢 無溫字

王劉 注 初尙辭然已無歸意 辭下有不住二字

桓宣武少家貧 略無嫌吝 嫌作嫌 注 倜儻不羈有異才 有

異才三字在偶字上

桓車騎 路經陽岐村 岐作歧

王子猷 見有麈尾 麈作麈

襄陽羅友 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 功作初 至日乃往日

作夕 注 友字宅仁 宅作宅

不擇士庶又好何人祠 又作

之 桓溫常責之 溫作過常作營 溫雖以才學遇之 才作文

溫爲席起別 起作赴 首且出門 且作旦 民始怖終漸 怖作

張麟酒後 注 周勁以吹簫樂喪 勁作勃

王衛軍云 注 王警已見 警作蒼

王長史 注 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廡廡敗 上廡字作之

簡傲第二十四

王戎弱冠 注 與戎酬酢終日 醉作嗜

鍾士季精有才理 注 有人說鍛者 說作就

嵇康與呂安善 注 安字中悌 中作仲

謝公 神氣傲邁 傲作傲 逆呼太傅安曰 重安字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 不足齒人脗耳 人作之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無卷字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無卷字

排調第二十五

晉武帝 上汝一椽酒 椽作杯

頭責秦子羽 或嘗喫無宮商 喫作吃注同 則當如許由

子威 威作威 廓然離欲 欲作俗 不閉禮義 閉作閉 今欲

使吾爲忠也 也作耶 欲使吾爲信也 也作耶 而以蠛蝨同

情 以作與 而猶文采可觀 猶下有以字 拳局剪燧 剪作煎

王渾與婦 注 倫字太冲 倫作淪

荀鳴鶴陸士龍 張令其語 其作共

諸葛令王丞相 注 諸葛恢 恢下有已見二字

王公與朝士 所以為寶耳 下有公乃王導四小字

許文思 取杭上新衣 取下有其字

褚季野 注 僕又茸之以蠶室 無之字

張吳興 張應聲答曰 無答字

庾園 園作爰注同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 罰酒三升 升作斗

袁羊嘗詣劉恢 注 唐詩曰 詩下有序字

郝重熙 注 郝曇王脩已見 無任脩二字

王子猷詣謝萬 林公意甚惡 意下有色字

郝司空拜北府 注 以愛僧為評也 僧作僧

王文度 注 說字上有一一字

劉遵祖 庾公甚忻然 無然字

二郝奉道 注 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無唯字矣字

范榮期 何必勞神苦形 無何字 注 所解數千牛 無數字

祖廣行恆縮頭 注 父台之仕光祿大夫 無仕字

輕詆二十六

庾元規 注 鍾離春者 春作春 折腰出曾 出作凸

庾公權重 注 此為金火相樂 樂作鑠 金陵本治 治作冶

王丞相輕蔡公 注 蔡邕孫也 孫也作從孫 吾昔與安期千里

無昔字

高柔在東 注 清婉辛切 辛作新

簡文與許玄度 注 諸人紛葩 紛葩作紛紛

謝萬壽春敗後 注 故王嘉萬也 王作丕

庾道季 甚不以為好 甚作其 注 毛物牡牝之不知 牡牝作

牝牡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行役 軍皆渴 軍上有三字 魏武常言 言作謂

王大將軍既為逆 居店賣食 無賣字

王右軍年減十歲減作裁乃剔吐剔作陽孰眠孰作熟下同

方意右軍未起意作憶

陶公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坐字不重

溫公喪婦注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無上字

王文度弟阿智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未作未注不虔作處

當以護軍起之起作處故來迎之故作因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詣檻車與別無車字

桓公入蜀注巫峽長猿鳴猿作猴

鄧竟陵注因免還官無還字質甌何儻何儻作荷擔

殷仲文注遂伏誅無遂字

儉嗇第二十九

衛江州注非弘範也範下有者字

郗公大聚斂注卓犖而不羈無而字

汰侈第三十

王君夫有牛注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無曰牛經三字雙

筋白尾骨屬頸白作自其亦有陰虹也無其字疎肋難齡

齟齬作齟無下齟字

王武子注齊與從兄恬不平恬作佑下恬字同

石崇每與王敦注史紀曰紀作記

忿狷第三十一

王令多矜咳咳作破

王大王恭注初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時時作明上朋少時朋

作明

讒險第三十二

袁悅注王粲聞其說粲作恭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敬作數

尤梅第三十三

魏文帝注 我黃須兒可用也無兒字

陸平原河橋敗河作沙

劉琨注 抗行淵勒行作衛

王大將軍注 視近日之言無視字

王導溫嶠 昨安得長昨作祚

溫公初受注 其令入坐議入作八

庾公欲起周子南 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無大字

阮思曠奉大法 必當蒙祐祐作佑 注 豈可以言神明之智

者哉以作與

謝太傅於東船行 或遲或速速作疾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政作敗

紕漏第三十四

元皇 截一賀頭是誰無一字

蔡司徒渡江注 皆入足二螯入作八 讀爾雅不孰也孰作熟

謝虎子注 尚書襄第二子喪作哀第作弟

王大喪後 而夜開閣而作其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注 熙出在幽州在作任 見甄怖見甄作甄驚

之有玉玉作寵

荀奉倩注 粲不明不明作雖不哭三字 於是力顧力作內

賈公閣後妻郭氏注 知后無子甚憂愛憂作撫

王丞相注 雷有寵生恬洽恬洽作洽恬

仇隙第三十六

劉璜 令作阮阮畢阮作抗 注 遊權貴之間間作門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注 相州刺史相作湘 乃馳檄諸郡丞

赴義無丞字

應鎮南注 所謂入質之士入作文 襄作哀 與相景共免之

相作桓

王孝伯 孰視首日

孰作熟

注

遺左將軍謝琰

遺作遺

桓玄將纂

注

桓沖後娶穎川庾茂

恒作桓

世說新語下卷下

終

卷作之無終字

傳是樓宋槧本是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者有江原張續跋一

篇舊爲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彥春跋上粘王履約還書簡

帖書法極古雅紙墨氣亦絕佳未知放翁所刊原本視此何如

也吾友蔣篁亭並有對校本考正尤多雍正庚戌四月兩牕校

畢時館南城王氏清蔭堂之左廂巖識

嘉慶甲戌二月得此本於玉峯書肆閏月從黃蕘圃假得沈寶

硯校本用朱筆過校凡七日長洲吳嘉泰春生甫志于露凝書

屋

世說新語著錄家以明嘉靖中袁氏嘉趣堂本爲最善涵芬樓

得一校本蓋雍正庚戌沈寶硯以傳是樓宋本校袁本而嘉慶

甲戌吳春生過錄者也袁本有淳熙十五年戊申新定郡守陸

遊跋則重開放翁本也傳是本沈跋云以淳熙十六年刊於湘

中有江原張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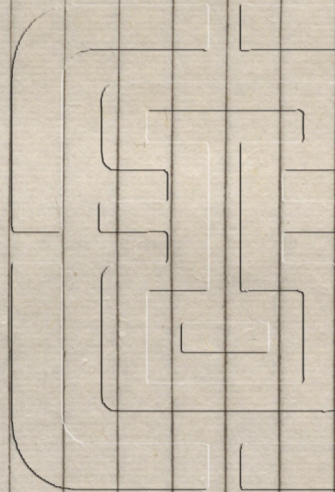
此跋今未見

兩本同出於宋玩其字句均以傳是

本爲長袁刻遇宋諱多闕筆於明人翻刻本已爲謹嚴而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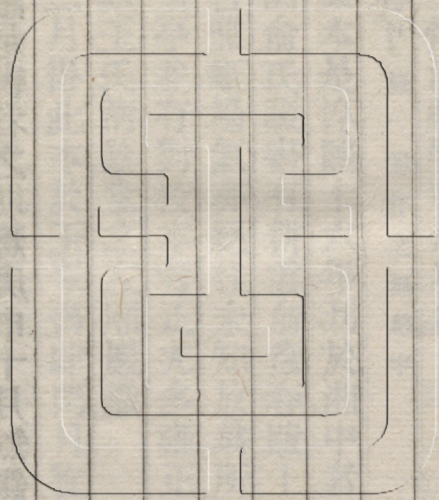
貽誤是知書以舊本爲佳一經重刻遂不可恃錄其校語綴於

卷末以爲讀是書者之助焉庚申十月無錫孫毓修識



世
松

二十
三



卷末以爲...
 頗難長...
 本...
 中...
 版...

